

这个窑改砖瓦厂座落在R市的北部，和原之黄河河
它用那里的泥土做成砖坯和瓦坯，风干之后，便
形。那是一些和古代的城堡相比毫不逊色的城堡，在
破坯，从这些城门洞里透进去。城门洞是巨大的
“云片糕”。这就是城堡，这坯的土人，有方刚之从土
的黄土，和车上的破坯同一种颜色。只有那骨
泥着，而不是鬼魅或幽灵。到了虫窠的时候，
从刚之虫窠的龙蝦了——

李晴

没有阳光的城堡

从刚之虫窠的龙蝦了——他的翻子已被
车的姿态，也品龙蝦和龙蝦的龙蝦了——
在外红的快，用手从深红上，用
着着着

没有阳光的城堡

李 晴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310千字

1988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049-197-8/I·29, 定价: 3.95元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

鲁 迅

人是一个怎样的战场啊!

维克多·雨果

目 录

序.....	1
1. 没有阳光的世界.....	2
2. 绑架.....	13
3. “太阳升起来了，但太阳不是我们的！”.....	22
4. 配乐拷问.....	36
5. 杀人犯.....	51
6. 饥馑的年代.....	64
7. 荒唐岁月的荒唐故事.....	75
8. 囚室文化.....	87
9. 往事.....	97
10. 精神大餐.....	107
11. 死囚牢女犯.....	118
12. 流血的维纳斯.....	134
13. 杀威棒.....	148
14. 人面东西.....	160
15. 山中故事.....	170
16. 蜈蚣风筝.....	182
17. “第二共和国”.....	192
18. 中秋夜宴.....	204
19. 饥饿旅行.....	215

20. 鹰之谷·····	226
21. 新“同犯”们·····	240
22. 城堡里的节日·····	252
23. 犯医·····	265
24. 呜咽的海·····	278
25. 落难的伊哥·····	290
26. 血与雾·····	301
27. 山鬼·····	315
28. 坟园·····	330
29. 逃亡者·····	344
30. 黄土高原传奇·····	356
31. 隧道·····	371
32. 邨山下的小屋·····	383
33. “老就业”·····	396
34. 山镇·····	409
35. 冷心人·····	422
36. 丹枫如血·····	436
尾声·····	450
后记·····	452

序

郁闷的夏夜，没有一丝风。沉重的雷声，象千万辆古代的战车滚过大地。乌云翻滚着，有如战场上的硝烟。

一个人在郊外的铁轨上奔跑，大声呼唤着一个人的名字。

远处，隐隐响起了钢铁的有节奏的旋律。大地在轻轻颤抖。雷声和它应和着。他发疯般地奔跑着，呼唤着。

他看到了——在前面不远处，在铁轨的一侧，俯卧着另一个男人。他双手紧抱铁轨，双腿叉开，呈一个大大的“人”字。

他因悲哀和狂喜发出了轻轻的呜咽。他跪下来，狂乱地拉着卧轨者的臂膀，哀求着他。那人不动，也不回答。

前方，机车的灯光象一束闪电射了过来。铁轨颤动着，传来了它砰砰甸甸的歌唱。

奔跑者跳了起来，猛力踩向卧轨者紧抱着铁轨的手。那人呻吟着，从铁轨上滑落下来。奔跑者乘势一推，把他推下了路基，自己也因为用力太猛而俯冲下去了。

列车狂啸着，象飓风般从铁轨上扫过。铁轨唱着那雄壮、欢乐的歌，送别着它。

卧轨者愤怒地捶打着搭救者的胸膛。那人笑着，呜咽着，呻吟着。接着两人紧紧地拥抱起来。

在漆黑的旷野里，拥抱在一起的两个男人象牛吼般地呜咽起来。远处的雷声应和着他们的痛哭。天地也为之低昂了。

1. 没有阳光的世界

他被一个年轻的士兵押解着，走进了一个阒寂无人的院落。

象古城堡那样高耸入云的围墙。围墙上拉着四道电网。可以看见围墙一角的岗楼。它象矗立在云端里。

一走进那有岗哨把守的、吱嘎作响的小门，阳光便消失了。

眼前是一个被压扁了的 U 字形回廊。瓦檐，红柱。迎着院落，回廊里有许许多多红色的门。他听见一阵有如微风掀起落叶般的沙沙声，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似的。空气里弥漫着恶臭，说不清那是从人还是从兽身上发出的气味。

瘦骨嶙嶙的廊柱是被一种惨淡的红色染成的，象血里腌了水。门也用了同样的涂料。门上各有一个扁方形的小窗，象发着高热的、潮红面孔上的眼睛。加上那浓烈的恶臭，那神秘的沙沙声，他仿佛走进了一个噩梦，要不便是来到了地狱的入口。

按照那士兵的指示，他在标有“十三号”的门前站住了。

士兵用一大串钥匙中的一把在大铁锁里旋转了一阵。锁开了。士兵吱嘎一声拉开了门上的铁栓。一股恶臭迎面而来。漆黑的门洞里，许多东西在迅速蠕动着。

“谁是号长？”士兵阴沉沉地问。

“报告班长：是我——犯人卢九卿！”

“给你添一个新来的。”

“是！”

从那漆黑的门洞里冒出一个瘦小、黝黑、撅着一把山羊胡子、形同骷髅的小老头，就象从《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中的山洞里倏然出现似的。他回答过问话，便闪到一旁。

新来的囚犯等待着。

等待什么呢？

等待着那士兵从背后一推，或是一踢。这是他看过的所有关于犯人入狱的影片告诉他的。所有的电影导演都钟爱这样的情节——狱卒从犯人背后猛踢一脚，让他成“大”字形摔在地上。他捂着脸艰难地立起，鲜血从他的指缝间流出来……

他等待着。然而那士兵没有踢。他回过头来。那年轻的士兵甚至对他微笑了一下。那是一张光洁、红润得象孩子一般的面孔。

“进去吧。”他对新犯人温和地说。“还等个啥子哟！”

他向前跨了一步。门在他身后吱嘎一声关上了。士兵走了。

他立即沉入了无边的、几乎是有弹性的黑暗里。扶住身边的墙壁，他才没有跌倒。

“叫啥名？”一个苍老的声音问。他听出来，正是那个骷髅般的小老头。

“董昕。”

“从哪儿来的？”

“河滨市 S 区。”

“案由？”

“反革命。”

有人在一个本子上记录着。那记录者轻轻叹着气。一线淡青色的光从门缝中射了进来，正好照在他笔下的本子上。董昕看不见那记录者的脸，只觉得他脸上仿佛有镜片在闪光。

“你睡在门边，尿桶那儿。”号长——那魔鬼般的小老头命令道，又补充了一句：“这是规矩。乡巴佬，你往里靠，腾出一个人的位置来！”他向尿桶边的那个人喊道。

地上是打通的草铺，发出浓烈的霉味和臭味。

“叫这……先生睡里边吧，”一个结结巴巴的声音说，“咱乡下人，不怕尿气。”

“叫你往里靠就往里靠，”小老头厉声道，“这是规矩！”

那“乡巴佬”在他自己和一只高可及腰的木桶之间腾出了将近一尺宽的位置。

董昕于是占据了这位置。那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属于他的一小片。这比呆在“外面”好多了。他不会受到风雨的袭击，不会受到盘诘和追捕；甚至，还有兵士“为他”把守着大门；至少，他可以暂时安身立命了。

他沉进这个有恶臭气味的黑暗，沉进自己命运的又一个漩涡里，并且倒下身子，立刻在那一小片发霉、发臭的草垫上甜蜜地睡着了。

他在多得难以忍受的梦魇中奔跑着，挣扎着，哭叫着。那些梦魇象一串串紫黑色的葡萄，一颗颗落在他的脑袋上，砸得他生痛……

一簇簇金红、深紫、浅蓝相间，爆着金星的火焰冲向黑暗

的天空，恐怖而美丽。上万册图书，几千页笔记和手稿被投进大火。它们象归巢的鸟儿，翅膀上反射着夕阳的光。从那美丽的火焰里，幻化出千千万万黑色的蛱蝶，在这个国家的上空飞扬。

这是H省河滨市的工业区S镇中心广场。围着这火堆，成环形跪着镇上一些工厂的工程师、技术员，中学和小学的男女教师们。在他们背后，则是几百名镇上刚刚组成的“卫东彪红色兵团”战士。

此时此刻，全中国燃起了数以亿万计这样的大火堆。这是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判处布鲁诺火刑三百六十六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

火焰嘶嘶地响着，象万千条金蛇，吐着毒信，冲向天空。

跪着的人们哭泣了。但站在他们身后的人却笑着。他们的脸上全镀着火焰的金红色的光，象古代的神灵，又象人间的鬼魅。

一个跪着的人突然立起，向火堆冲去，从火焰中抢出了一块冒烟的手稿，把它在地上扑打着，扑打着。

背后的“卫东彪”们立即抓住了他，并且缴获了他抢下的手稿。

他在受审。

一间密室。没有一爿窗。三面挂着黑色的落地窗帘，唯一的一面墙壁上，有一幅“伟大形象”。

两男一女坐在一排桌子后面审问他。左边那个男的一脸黑麻子，右边那个女的却有一张面团般白白胖胖的脸。坐在中间的是一个镶金牙的蟹壳脸，名叫金萼忠，此时已经改名金

卫东了。他是“卫东彪”的头子，他认识的。金卫东的身后，“盖世太保”般地立着四个戴红袖章的人。

一叠带着黑色“伤痕”的手稿在金卫东的大手里“哗哗”地响着，有些被立即撕裂了。他觉得那是一双刽子手的手。

“《走向新世界》。什么样的新世界？”

“那是一篇小说。写一群大学生从国民党统治区走向解放区……”

“大学生走向解放区！在旧社会，什么人才能上大学？”金卫东冷笑着，向他的左右得意地看了一下，“哎？”

“除了地主，只能是资产阶级！”他自己回答道。“那么，这些大学生走向什么样的新世界，不是很明白了吗？”

他轻而易举地把自己的命题论证完了。

“另一篇，”手稿在他手里“哗哗”地响。“题目叫做——《死去的太阳》！太阳能够死去吗，哎？”他又向左右扫视了一眼，冷笑着。（麻子和“面团”还报以同样的冷笑。）“连小学生也知道，太阳是日夜都在动弹的恒星！你这位作家反而不知道吗？”

董昕不回答。解释是徒劳的。

“问题很明显——你在影射！影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你猖狂已极！你罪该万死！”

他一拳砸在桌子上。墨水瓶跳起来，溅了麻子助手一脸蓝色的星星。

稿纸仍旧在他手里“哗哗”地响。

“《洪秀全和他的宗教》。洪秀全是干啥的？哎？”

“他死了。生前干过革命。”

“干革命为啥要宣传宗教？”

“你看一看吧，金卫东先生！我那篇四万字的历史论文，说的就是这个！”这句话已经涌到喉头了，但又被他咽了下去，只是嘴唇动了一动。

“洪秀全是不是国民党？”金卫东吼道。

他差点儿笑出声来。“面团”满脸通红地在金卫东耳边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清，又问了她一句。“我不管他是什么党！反正他反动。这就行了。”

他又把手稿翻下去，在一个别人为他作了记号的地方停住了。

“这一段话是什么意思？——‘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什么意思，哎？”

“意思很明白……”

“当然很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伟大领袖也可以‘除掉’，也可以‘代替’，对不对？”

“事实是……”

“事实是，你在明目张胆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凭这一条，你就犯了‘恶攻’罪！”

“恩格斯说这段话*的时候，毛主席刚刚出生。”

“谁？你说谁？”

“恩格斯。我引的这段话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说的。”

“放屁！恩格斯决不会说这样的反动话！恩格斯、马克思

*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年1月25日）》，见《马克思选集》第四卷。

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

又是一拳。墨水瓶这次飞了起来，掉在地上。

“修理他！”

四个“盖世太保”一拥而上。

“噙！”黑色的天幕上，金星飞进，发出营营的响声。

有人用胳膊肘猛力挫在他的左胸上。他痛得差点儿晕了过去。他看不见那个弄断他肋骨的人，但在完全昏迷过去之前，他清醒地知道：那是金卫东！

又一次秘密审讯。仍旧在那个三面挂着落地窗帘的密室里。仍旧是金卫东。

“华永晖昨天晚上逃走了。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肯定是偷渡去香港了。”

“不知道。”

“他的父母都在台湾。他肯定是叛国投敌了。你不可能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点：十七年前，当他的父母随着教书的大学飞去台湾时，他是自愿留在大陆的。他把父母给他的飞机票撕了。”

“他留下来是为了当特务。他是S区铝厂的总工程师，他掌握着工厂的全部技术资料。只待时机一到，他就逃奔海外，向蒋介石领赏。”

“你们在他逃跑时，把他抓住就好了。”

“有人报告：他卧轨自杀时，是你救了他。”

“他既然可以逃跑，为什么要卧轨自杀呢？自杀了，还能

向蒋介石领赏吗？”

“啪！”一记重重的耳光。又是一记。又是一记……熟练的“左右开弓”式。

满眼金星，象蜜蜂般营营着，进散开去。尚未昏迷的脑海里，浪花汹涌……

浪花撞击在礁石上，银光四射。一叶舢板，消逝在海天深处。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朋友！但愿你一路平安！”

浪花撞击在礁石上。他，撞击在面前的桌子上。胸口似乎发出轻轻的断裂声……

那是他的第二根肋骨！

就在这样的时刻，妻子吕蓓从南方的 X 省来到了他身边。

她带着八个月的身孕和一个大大的包袱，来到了三千里外这间农村小学的茅屋。

“死，活，我都和你在一起。”她说。“我们的孩子快要出世了。我们得有一个家！”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他以右派分子的身份从 H 省省会河滨市流放到西郊这个僻远的乡村来，监督劳动了五年。不久，西郊的 S 镇发现了铝矿，于是这儿被辟成了河滨市的一个区，建立了直属中央的一家规模宏大的铝厂。他被调到这个新建的区里，担任了一间农村小学的独角教师。他把自己交给了这三间茅屋和五十多个纯朴木讷的村童。

四年过去了。他在教授孩子们《狼和小羊》、“ $3 \times 3 = 9$ ”以外的时间里，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下，写下了几百万字的手稿。每月十八元的右派生活费使他只能以红薯和盐水来活

命。在自己煮饭、洗衣之外，他还得亲手修补破漏的教室、损毁的课桌，为孩子们理发和缝缀掉下来的扣子。每月他都要步行三十华里到区人委所在地的S镇去领取生活费，买回口粮和煤油，为自己也为学生们添置一些书籍和文具，替村民们捎来他们需要的日用品和药品。

每逢这样的时刻，他就要到S区的教育科去晋见他的顶头上司、兼管“改造右派”工作的人事干事金苓忠。

“你有什么事？”如果把人的面孔比作天空，在董昕面前，金苓忠的脸总是阴沉沉的。

“领我的生活费。”

“已经告诉过你了——以后两个月领一次。月月来，我哪有那么多时间？”

“我得吃饭呵。”

“谁不让你吃饭了，唉？你指的是共产党吗，唉？”

他对“右派分子”和“一切阶级敌人”有着与生俱来的仇恨，因为他是“三代贫农”。他有一种折磨人的癖好和才能。当被折磨者的心痛苦得抽搐时，他那阴沉沉的脸上就出现了微笑，他那雪白的牙齿中的几颗金牙也闪闪发光了。

在这儿，董昕唯一的一个朋友是铝厂的总工程师华永晖。那是一个和他命运相同的右派分子，一个白白胖胖的福建人。自从被打成右派之后，他就一直和自己的小提琴相依为命。每到星期天，永晖常常从厂里步行到学校来，和他谈谈文学，聊聊政局，为他拉拉提琴，两人兄弟般地同吃着在一只瓦罐里煮熟的红薯，之后，董昕再把他送回工厂里的宿舍去。

他是一年前和妻子吕蓓结婚的。那是一个大雪敲击着他那白纸糊着的窗扉的冬天。……他冒雪步行到区里去，屏着呼

吸，走进了金荃忠的办公室。他必须得到他开具的证明，才能到民政科领取结婚证。

“你来干什么？”

“我……想结婚。”

“跟谁呀？”金荃忠的金牙一闪，又在微笑了。“谁跟你结婚？”

“一个人，她……在X省，”他结结巴巴地说，“在医院里工作的。”

“叫什么？多大年纪了？政治面貌？”

他盯着金荃忠那闪光的金牙，一一回答了。

“这么说，她也是个右派，哎？以前是有过丈夫的，哎？那么，离婚判决书呢？”

“她……没有保存。不过，她带来了机关开给的证明的。”

“不行。本来右派分子结婚就不……没有离婚判决书，就更不行了。你得马上叫她走。马上走，听见了吗？”

华永晖一拳捶在他的小桌上：“放屁！你们今晚就结婚，看他敢怎么样！”

在华永晖的主持下，他和吕蓓“秘密”结婚了。

红烛的光影在土坯墙上幸福地摇曳着。雪花沙沙地打在窗纸上，象在低低地诉说着什么。永晖为他俩拉了一曲小提琴——贝多芬的《春天奏鸣曲》。他哭了，想起了一件什么往事……

董听把新婚的妻子留在自己的小屋里住了三天，便让她回X省去了。

现在，妻子带着即将出生的孩子，又来到了这温暖、静谧

的小屋。新婚之夜没有点完的那枝红烛又摇曳着美丽的光影。红薯在瓦罐里咕嘟嘟地冒着香气。雨点簌簌地打在窗纸上。那是夏天最后的一场雨。下完这场雨，蝉儿就消声敛迹了。

雨簌簌地响着。妻子静静地躺在他的臂弯里，幸福地半闭着疲倦的眼睛。刚才，她给他看过自己隆起的腹部。白皙、柔软而有弹性的小腹，现在圆圆地绷紧了。他轻轻吻着它，闻着那亲爱的肉体的温馨气息，吻着还没有来到这世上的孩子。

妻子把他的手放在自己光裸的肚腹上。她需要丈夫的温存，没有睁开小眼的孩子也需要父亲的爱抚。她在轻轻地哭，为了幸福，也为了丈夫和自己的苦难。她不愿告诉丈夫，就在近一个月前，她曾作为“牛鬼蛇神”的一员，被拉到一个会场上批斗，一个一向在医院里打扫厕所的杂工、现在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头头从腰后踢了她一脚。这一脚惊动了腹中的孩子，他躁动起来，改变了胎位……在医院里作了矫正之后，孩子才又回到正常的位置。但从那以后，她的腰就一直隐隐作痛。

她在枕上悄悄地问丈夫：“你想要一个女儿，是吗？”

董昕把嘴唇贴在妻的鬓发上：“现在，我希望他是个儿子。”

“为什么？”

“女儿太柔弱了……在这片土地上，如今只有强者才能活下去！”

窗外一阵大风大雨，窗纸被打得砰砰作响。他想起了永晖，把他出走的事告诉了她。

“你为什么不动阻他？”吕蓓睁开了眼睛。“你知道越境有